

遠則泥塞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必
多聞見而述乎正道則更事為多無一物
之不知而聖益聖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
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吾學無所學方能
明自然

美成在久非一日之積也日往月來勤而
行之則善積成聖夫荀卿曰積善成德神
明自得聖心循焉終乎為聖雖由學以成
豈蔽於俗學以博溺心哉學在於不學而
已此絕學所以無憂而樂

○華要歸其實蓋葉如本根為道歸祖首以知
元始端于當無相格勿以有相關

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則芸芸並作英華
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
宅經所謂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是已混元
之教以深為根以約為紀以辨物為德以
復命為常落其華而實之斂其散而一之
猶四時之有秋冬也無形之祖天下之始
萬物莫不首之者在是焉此豈有迹之可
求哉

西昇經卷上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西昇經卷中

重告章第十

卷四

老君曰吾重告于子當諦受道以無為上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而已
德以仁為主

德無不容仁也

禮以義為謙

稱物平施適時之宜

施以恩為友

○因惻隱之心推以及物非求報也故其施

博

惠以利為先

○惠者仁之施以利物為功口惠而實不至

怨藹及其身

信以效為首

信將以復其言必有效見焉

○偽世亦有之雖有以相誘是以知世薄華飾

以相拊

至德之世是七者皆本於自然遠德下衰

是七者皆出於或使故道隱於小成德傷

於小識禮以偽為施而求報惠不由心信非中出類皆矯情性以沽名飾智以驚愚豈自然哉

言出飛龍前行在跋鯨後仁義禮信廢道德荒亡腐

飛龍為速矣言猶在其前跋鯨為鈍矣行猶在其後則以言之非艱而行之惟艱故也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禮尤在其後禮信且廢道德可知

不以道相稽反以財相輔譬如鑑中影可見不可取言如響中應風聲豈可乘偽世教如此如是迷來久

君子徇道小人徇財古之人以稽為決蓋相稽以道也周衰之末不知與道相輔而行而以財相輔是猶搏風捕影而求其實豈可得哉此無他道無以與乎世世無以與乎道小惑易方大惑易性矯偽之俗勝而不明乎自然之真故也經曰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天下之人物誰獨為常主迷迷以相傳轉轉

相授與邪偽來入真虛無象如有

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怒者其誰耶蓋妙體無偶真常不宰可得矣而不可言傳可傳矣而不可相授一曲之士指末流為大源認陳迹為至妙以迷傳迷猶醉者之負

醉也殊不知誠正可以入真而邪偽終莫之能以邪偽入真是以虛无之象為有而實非有也

自偽不別真為貪利往守非常正復亡癡盲持自咎如木自出火還復自燒腐

定已然後議人主中可以正外已自為偽矣其能辨真偽之歸哉已之為偽以往守於利而為貪也以利往則遠於道以利守則失於道既非真常正亦隨亡此無他於道見疑而冒昧故違人而自遺其咎也何異木生火而還冠木哉陰符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

聖人之辭章第十一

老君曰聖人之辭云

混元博大真人也吐辭為經自我作古猶

不自矜而曰聖人之辭則以述而不作故也

道當以法觀如有所生者故曰為自然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癡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道不可見即法而顯道之與法初無

二致入則為道出則為法爾天下之物生而不窮而不知所以生者誰耶本諸自

然而已道以法顯法以道立豈人為哉眼見心為動

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坎為耳離為目耳目者精神之戶牖也一有所觀心斯

動出矣陰符曰機在目聖人為腹不為目者以此

口則為心言

言心聲也心之所欲非言不宣口實司之

鼻為通風氣鼻口風氣門喘息為宅命身壽立息端譬如穀草木四時氣往綠氣別生者

死增減贏病動

人之所恃者息而息之出入鼻其所自也一呼一吸陰陽為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故命之所宅在是真入息之以踵衆人息
之以喉息之本有所立而根深蒂固焉故
與天地齊其長久譬之百穀草木資四氣
以生植盛則榮衰則悴氣散則生者死矣
以是生死有不如無爲安無爲無所行何緣
有咎愆子不貪身形不與有爲怨

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且初無
死生也物之所以有死生者以失性命之
情故也唯無爲然後能安性命之情爲則
有成虧成虧分而是非立矣無爲故無敗
○ 曾何咎愆之有世之人未免有爲者以有
我故也苟能墮肢體而皆忘外形骸而不
有雖無爲而無不爲矣
五行不相尅萬物悉可全萬物無有常成者
不久完

成變化行鬼神往來天地之間而不窮者
五行也一往一來更旺更廢相生所以相
繼相尅所以相治此圓於大化者有生必
有死而莫能逃也聖人役造化命萬物把
握陰陽顛倒五行而不相沴故能存亡自

在而入於不死不生彼既以爲物矣成壞
相因欲久而不亡何可得也惟道則萬世
而無弊經曰道乃久

三光無明冥天地常昭然

天積氣爾地積形爾日月星宿則積氣中
之光耀者人徒見其一往一來一伏一見
一晦一明不知昏晝之變明暗自異三光
二儀常自若也

觀諸章第十二

○ 老君曰觀諸次爲道存神於想思道氣和三
先念身中所治髮髮象夢寐神明念往來
虛無恬淡不思而得上道也開邪存誠思
則得之其次也蓋神妙物而無方存之則
守形而不離神全斯精全精全斯氣全三
者和而不爭矣天之三光日月星是也人
之三光神氣精是也和三光之道無他返
照內觀取足於身而已蓋人一身真君內
存五官咸備百骸六藏固有相治者念之
不忘則友神明於恍惚之際此其効也髮
鬚象夢寐則恍惚若有無之際也

淡泊志無爲念思有想意自謂定無欲不知
持念異

淡言不與物交泊言靜止不流志於大道
者無思無爲不遂於物不流于動曾何有
思想之意蓋有想則相生有思則未免有
心也謂是爲定已涉于動矣謂是爲無欲
已墮於欲矣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所
爲不可有加故自以爲是以不知持念之
各異故道有大小之不同也夫念有正有
妄過而不留感而後應正念也既往而不
擇未至而逆焉者妄也此存神於想思所
以爲之次

○ 或氣尚羸感自知尚多事事興則形動動則
外通謀謀思危之首危者將不久不久將欲
衰衰者將不壽

夫志氣之帥也心勞於謀智盡於事則氣
有蹶趨之不正而暴盛蓋素事則形不勞
形休則謀不用一有所謀則機變之巧作
擾擾萬緒自此起矣恭然疲役不知其所
歸欲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不亦難乎至

人不從事於務不相與為謀除外慕玄覽至理故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也

以聲名物事難可聚以名聲稱號必為是所誘皆坐於貪欲貪欲為殃咎貪者為大病習貪來已久合會微漸滋非鍼艾所愈

一節重於一國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執親物無常是事無常宜去而不守未嘗暫止况儻來之寄哉儻來之寄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而累於名高者趨名不已殘生傷性以身為殉正坐於貪欲故也欲莫大於欲得則貪者身之大病民迷日久積習既深始微而終盛猶病在膏肓非鍼艾能愈也還身意所欲清靜而自守大聖之所行不慕人所主有常可使無無常可使有

形之疾其甚者鍼艾不能及性之疾其甚者小道不能化貪欲性之疾為甚者也將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則清不能行靜不能染而不知所守矣蓋無為者聖人之所行貪欲者眾人

之所主行大道之無為不慕眾人之貪欲則事物形名天下所謂有者可使之無恬淡寂寞天下所謂無者可使之有也

經誠章第十三

老君曰經誠所言法義所推赫赫與盛不如

微妙

經以載道無非教誡之言法以顯道有義可以推考類皆以本為精以物為粗赫赫與盛物之勢也勢有時而盡深妙元微道之本也道無時而窮以是較其精粗則道之與物相去遠矣

實不如虛

實則有礙虛則無間

數不如希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邪多年驗疾不如遲

欲速則不達大器晚成美成在久

興者必廢盛者必衰

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尚爾況於人手聖人絕智而為無所為言無所言行無所施

孰能知此

道之要妙雖智大達非可以智索也離形去智然後同於大通去智與故然後循天理聖人於言為之際以絕智為先蓋以此爾世豈識哉為無為所謂處無為之事也言無言所謂終身言未嘗言也行無所施所謂事無事也

偶不如奇

獨立不改者道也自道而降有對有待聖人不與物偶而立於獨體道故也

多不如寡

通於一而萬事畢少則得多則惑

執賢難隨執仁難可其義少依

世之所謂賢者執為賢哉賢者過之於道或不能隨也世之所謂仁者執為仁哉仁者失之於道未見其可也仁賢且猶如此

道之奧妙依之者鮮蓋可知已

能知無知道之樞機

知之淺矣不知深矣能知無知之知是乃真知也道之本宗蓋在於此

空虛誠無何用仙飛大道曠蕩無不制圓

虛非無也無實而已空其虛則致虛極矣

無者有之對因有而未離於有也滅其

無則無亦無矣夫然故出入六合遊乎

九州獨徃獨來行乎萬物之上其視仙飛

不足多也蓋道廣大悉備未始有封包裹

六極無有端倪天地之大秋毫之小皆在

範圍之內豈止仙飛之一端乎一本作空

子能明之所是反非經言審諦孰之能追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天下是非特未

定也雖然有真是非存焉欲是其所非莫

若以明蓋自知者明苟能自知則昔之所

是卒而非之所謂真是非者見焉經之所

言蓋明是非也夫豈妄哉大惑者終身不

解大愚者終身不靈非審諦不妄之言孰

能追惑感之非歟

深妙章第十四

老君曰道言深妙經誠乙密

道深而難測妙而難名經以載道故其勸

戒之言亦玄微而隱密也

天地物類生皆從一子能明之為知虛實子

若不照顯之不別

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

形物得以生謂之德一者形變之始也自

天地至于萬物皆從此生則天下本在是

焉為道者當明其本而已蓋通於一而萬

事畢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

無一之能知苟非照之于天而自見雖顯

告之而不悟況微言哉

子志於有無為所疾為有所學億載無畢

無為故無敗為則有成虧無為者道之本

有為者道之病也蓋俗之所為皆墮於有

不能損實以為道至於外內並獲而不可

解者以積習之久故也惟聖人然後為能

達綢繆

道言微深子未能別撮取於畧戒慎勿失

悟道以頓行道以漸迷悟出於自性非人

力可致行道以積習而成在於謹守而勿

失焉蓋道之至妙以悟而後得行道之要

以多聞然後可守也

先指諸欲勿令意逸

罪莫大於可欲違其欲則心自靜矣意則

心有所感而生焉無以持之縱或至於敗

禮故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閑居靜處精思齋室

棄事則形不勞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丹書萬卷不如守一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故通於一而萬事畢

經非不達中有虛實言有必無子未能別言

無必有子未能說但當披行吹來次滅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寓言為廣言言為真

則書之所言虛實有無特未定也惟得其

所以言者為能知之借曰未知姑取正於

書而按行焉則損之又損亦可以致無為

矣傳曰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道有真偽福有凶吉

有為則偽無為則真以偽獲福者凶以真

致福者吉

罪有公私明有繼密

為不善於顯明之中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暗之中鬼得而誅之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曾何纖密之遺哉

占往知來不如樸質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雖有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之明不如樸質者欲復歸於樸故也道經於終篇言鎮之以無名之樸正此意也

虛無章第十五

老君曰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

道深章曰道深甚與虛無之端言道為虛無之本也道經曰道法自然言道降而下法自然也於此言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何也蓋言虛元則自然在其中矣言自然則道在其中矣別而言之裂一為三合而言之實三為一自其無所有則曰虛無無所因則曰自然偶而應之則曰道焉有先後之殊哉

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萬物

易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天地合精萬物化生萬物抱一而成

萬物以精化形一者精之數也原其始則得一以生要其終則抱一而成

得微妙氣化

通天下一氣爾自有形以至無形自有情以至無情神異臭腐與時更化皆氣使之然也聚則生散則死盛則榮衰則悴持之不得幽而難測可謂微妙矣

人有長久之寶不能守也而益欲尊榮者是謂去本生天地之道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物有時而盡何可長也性命之真與生俱生至富國財并焉豈特隋珠之重哉昧者喪其不質之樸而矜

覽外慕其去本遠矣生天地道之本也莊子曰道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生天地

恍惚章第十六

老君曰虛無恍惚道之根

虛則無實無則惟有恍惚者有光而無象惚者有一而未形虛無恍惚而在其中矣莊子曰惚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之謂本根

萬物共本道之元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元者氣之始道之用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豈二致哉萬物一府同出於道爾莊子曰萬物與我為一在已不亡我默焉

聖人著書立言用意深而勸戒切蓋欲倒置之民返其性情復其初也使天下之人皆能內觀取足不失其在我之真聖人將密爾忘言不可以容聲矣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生置章第十七

老君曰生我於虛置我於無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物所以生也魂炁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骨骸返其根我尚何存則亦復歸於無爾生我於虛原始而言

之也置我於無要終而言之也
生我者神殺我者心

神守其形故生神去於形則死人心惟危
僨矯而不可保宵人之離形者心則使之
此致道者所以忘心

夫心者我之所患也我即無心我何知乎
賊莫大於德有心有心斯有意意者謀心
也人以身爲大患者以有意存焉爾誠
能心無所知內靜其意吾又何患是以至
人於手棄意莊子曰兵莫僭於志鏃鄒爲

念我未生時無有身也直以積氣聚血成我
身爾我身乃神之車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也
主人安靜神即居之躁動神即去之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
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一受人之形若
運轉而不能自止者孰居無事推而行是
哉神實妙之子與曰以神爲馬子因而乘
之豈更爲哉故曰我身乃神之車不特爲
神之車又爲其舍焉蓋身者神之宇所以

形生而不散者以其保神也全其形而不
虧神將來舍矣傳曰七竅者精神之戶膺
神以身爲舍可知矣身不特爲神舍又爲
其主人焉蓋感之者爲主應之者爲客神
未嘗先物也應物而有所麗猶客爲主所

覆而受命於主也身爲神之主主人可知矣
主人安靜則居之形完則神全也躁動則
去之質朽則神喪也

是以聖人無常心者欲歸初始返未生也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故能返其性情而復
其初莊子曰既已爲物矣欲復歸根不亦
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

人未生時豈有身乎無身當何憂乎當何欲
哉故外其身存其神者精耀留也道德一合
與道通也

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蓋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生非我有是
天地之委和認而有之皆感也親道之人
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四肢百骸將爲
塵垢故外其身而身存神未嘗有所困也

夫然故形全精復與天爲一通乎道合乎
德矣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道德一
合則德總乎道之所一而無成與毀也唯
達者可以語此

爲道章第十八

老君曰古之爲道者莫不由自然故其道常
然矣強然之即不然矣夫何故以其有思念
故與道反矣

曲者不以鈞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
者不以矩天下之常然也爲道者居無思
行無慮順其自然無容心焉夫豈益生動
成而有斷鶴續鳧之患哉故其道亘萬世
而無弊

是以橐籥之器在其用者虛實有無方圓大
小長短廣狹聽人所爲不與人爭善人在於
天下譬如橐籥乎非與萬物交爭其德常歸
焉以其空虛無欲故也

橐籥虛而能受而能應道幾似之善人
之在天下順而不逆應而不藏常處於不
爭之地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其猶橐籥也

處重而人不輕處前而人不害其德常歸
焉莊子曰行賢而去其自賢之行安往而
不愛哉

欲者凶害之根無者天地之原莫知其根莫
知其原聖人者去欲而入無以輔其身也

罪莫大於可欲故為凶害之根天地者形
之大也而有形生於無形故為天地之原
人之有欲泯性命之情以爭之莫知其根
也不見天地之純莫知其原也聖人則不
然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則以貴愛
其身與道相輔而行故也

色身章第十九

老君曰人皆以聲色滋味為上樂不知聲色
滋味禍之太橫故聖人欲以歸無欲也

好色音聲厚味世俗之所樂也目不得好
色耳不得音聲口不得厚味則大憂以懼
殊不知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
味令人口爽是三者身之大患也然目之
蒸色耳之蒸聲口之蒸味皆生於有欲罪
莫大於可欲而欲者德之累是以聖人欲

不欲而復平素樸也

道虛章第二十

老君曰道者虛無之物若虛而為實無而為
有也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言若無而非
無若有而非有也既曰虛無而謂之物者
即不物之物也道深章言虛無之端此言
虛無之物淵言其體物言其用故體之曰
若虛而為實無而為有虛而為實莊子所
謂虛則實是也無而為有道經所謂兩者
同出而異名是也

天者受一氣蕩蕩而致清氣下化生於萬物
而形各異焉

大易既判天得一以清萬物化作萌區有
狀皆其所資始列子曰天地氤氳萬物化

生

是以聖人知道德混沌玄同也亦知天地清
靜皆守一也故與天地同心而無知與道同
身而無體而後天道感矣

德總乎道之所一渾渾沌沌終身不離玄

之又玄衆妙之門也天得是故無為以之
清地得是故無為以之寧聖人誠能兩間
天道雖遠見之以心故明於天而同乎無
知通乎道而合乎無體與天為徒與道為
一而道與乎世矣

以制志意而還思慮者也去而不可逐留而
不可遣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持其志無暴
其氣將返其性情而復其初則出思不思
而思出於不思矣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不
將不迎應而不藏雖覆却萬物方陳乎前
而不得入其舍易曰天下何思何慮
遠者出於無極之外不能窮也近在於己人
不見之

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及求諸己萬物咸備

然道在邇而求諸遠是猶目之明能見百

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也

是以君子終日不視不聽不言不食內知而
抱玄

傳曰內視之謂明反聽之謂聰不視不聽

則目無所見見曉於冥冥耳無所聞聞和於無聲也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不言不食則然而識之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無饑渴之害味人之所不味也凡此無他復以自知袍一而不離故爾

夫欲視亦無所見

聖人見道不見物而視人所不視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經曰聖人爲腹不爲目

欲聽亦無所聞

聞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豈聽之以耳哉仲尼所以六十而耳順

欲言亦無所道

縱口之所言更無利害故有謂無謂無謂有而遊乎塵垢之外

欲食亦無所味淡泊寂哉不可得而味也復歸於無物

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味味者道也真人其食不甘以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惟返其性情而復其初者能之

道經言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繼之以復歸於無物與此同意

若常能清靜無爲氣自復也返於未生而無身也無爲養身形體全也天地克實長保年也

虛化神神化氣道之委也氣化神神化虛道之用也蓋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惟持其志無暴其氣則虛而物不能汙靜而物不能雜淡而無爲將見氣合於神神合於無遊乎物之初外形體而不有矣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所以全其形骸與天地齊其長久莊子曰無爲則俞俞者憂患不能入年壽長久矣

哀人章第二十一

老君曰人哀人不如哀身哀身不如愛神愛神不如含神含神不如守身守身長久長存也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身之所以存者在養神神之所以全者在守身謹修其身抱神以靜則人與物化而我獨存長生久視之

道殆不出此

西昇經卷中